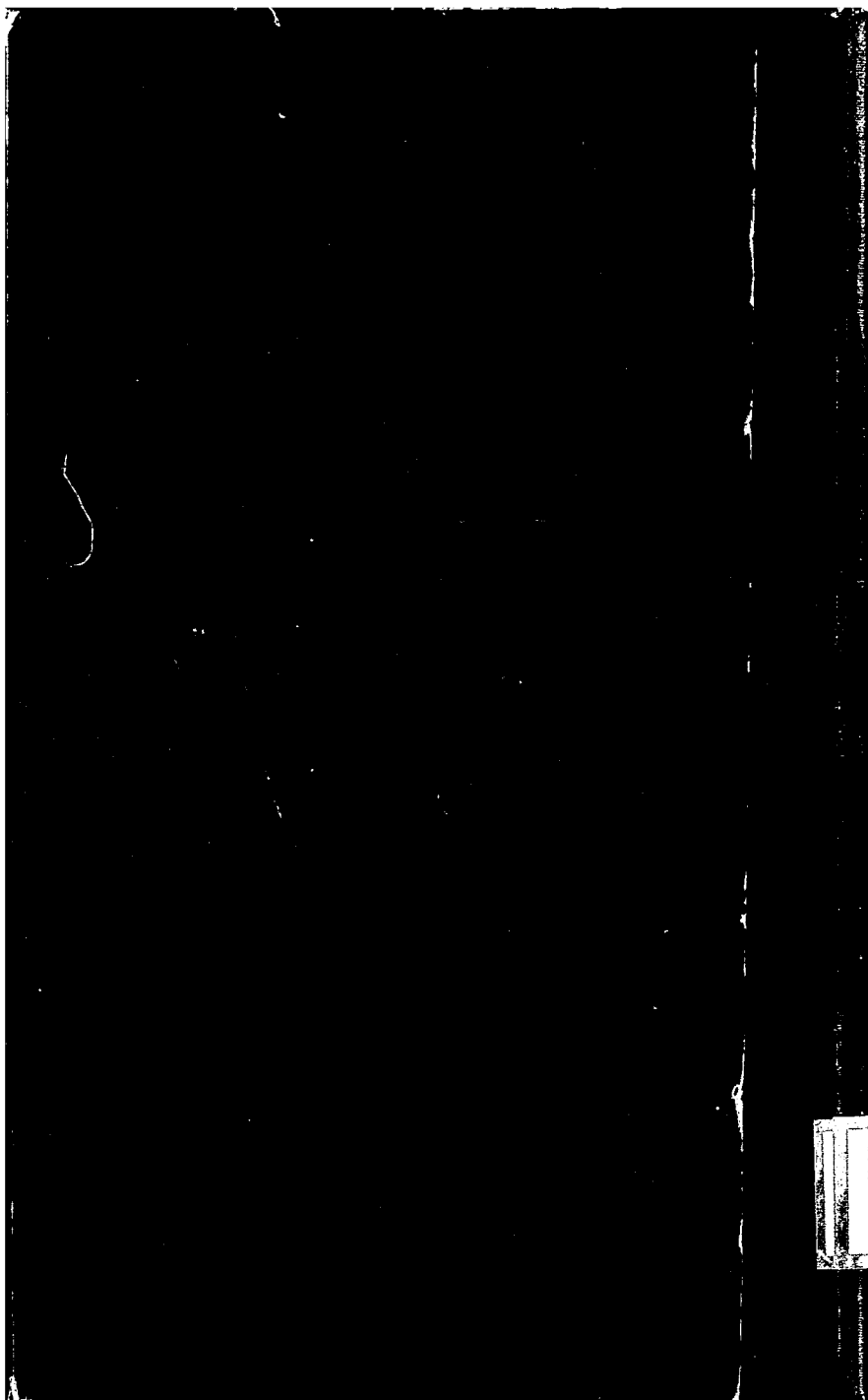




蔣
山
傭
殘
稿

MG
I264.9
99



3 0231 2191 0

蔣山傭殘稿

蔣山傭炎武著
大興李忱之校錄

蔣山傭殘稿，三卷，鈔本，崑山顧炎武著。日本大阪府立圖書館藏。原稿久佚。其傳錄之本，余所知者有二：一藏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一藏上海圖書館，涵芬所藏，久成殘缺。瞿氏所藏，今亦存佚莫卜。餘則南中故家聞尙有一二藏幸之者，顧皆管鑰甚嚴，無由披讀。茲快亦舊人傳錄之本，不知何時流入東土，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版心上方標蔣山傭殘稿，下題尙志堂三字，首尾有秦峯陶熙文移，及大阪府立圖書館三印，陸昭清初畫家仕履無攷，文移當是其字，尙志堂不審即其室名否。原稿都爲文九十九篇，除記與考感熊先生語一篇外，餘悉書札。題下間有亭林遺圖衍生注其人之名，韓星實仕履，取勘世行誥本亭林文集，其兩同者，有與友人論服制書以次二十九篇。其爲文集所無者，有答門人毛景若以次六十篇。末附燕廟語陰記事一卷。二十卷，下注云：（按亭林著書目錄，有燕廟語陰記事一卷，衍生韓亭林著書目錄未亡，書中有三朝紀事圖文生此書，）先是余就學清華時，合肥劉叔雅師自日本歸，請索之餘，因語余以斯快，且告以此書吾土向無聚本，深願有好事者，爲付剞劂，以惠來學。忱之因謹識之不致忘，未幾劉師有友以事赴日本，叔雅師因請展轉與大阪圖書館商，擬此稿影本三分，及影本至而劉師南去，其友乃自留其一，而還其二，藏之篋衍，不輕示人。昔年偶語及此，因以影本見時，亟假歸鐵劍，並祖校其文字，異同於所著本亭林文集上，疑滯頓解，榛蕪盡損，因念昇書南中雖有傳本，而北地頗罕傳，爰就謬聞，參以舊見，成蔣山傭殘稿跋一通，而殘稿原文尙無幾遺，爲羣布也。年來聞關南北，藏修多暇，因更發篋取影本及亭林文集，重加比勘，凡爲文集所佚諸篇，悉爲一一逐錄全文，而集中已收各篇，則第載其目，不復錄其文，別著其

文字是同爲校勘記，列之篇末，取便覽題，間有一二語字，就所知者，攷定更寫，而注其原作某字於下，以存本真，其有疑者仍之，割點既畢，不敢自微，因綴片言以識淵委，甲申仲秋大興蔣忱之謹識。

蔣山傭殘稿卷一

答問人毛景若

諱今鳳，其監，長洲人。

所問汪君毛後，鍾翁之言亦頗合於理。但末段多受產一議，便似有爲而作，以掩籍毛氏之口，爲一篇之蛇足耳。今伯廣之之歸於毛，有祖無稱，此乃前人之失，然而廣之終身不易姓者，自必有說。今爲予者，將改其已沒之父使之姓汪，亦非理之所安。徵諸近代故事，魏恭簡公，崑之大儒也，其家一世姓魏，一世姓李，相爲昭穆，傳之二三百年，此必有不得已而爲之者矣。乃若海寧之陳，爲宋清太尉之後，登科者數世，皆以陳爲姓，及百史得罪，而彥升欲復姓高，則士論反以爲譏。蓋君子於名之不正，不可自我而作，苟其受之先人，世之書曰，則亦無改於父之道而已。况毛之與汪，共出姬文，不得以吾鄉非族爲比。

答張獲若書

諱得微，山東人。

別論諱諱，深感厚意，然有所不得已者，弟章丘冊地一千頃，就中原主謝世泰占產反多誣陷，足下謂此豈得已而爲之哉。久客歷下，杜閑守歲，不免飢寒，亦復何樂於此。來教謂此庄必賣去方斷葛藤，今非無願買之人，而田廬糶義至四五十畝，誰肯包歸，此必不成之事，萬一天下有此豪人，某亦決不肯綢繆相付，以彼人之欺我者，而轉欺人也。若欲拱手讓

之以博高懷之名則管蔡人禱祠之日便宜舍此而去不應至今日而方始躊躇退不成俗人垂不成高士也孔子曰以直報怨而不報無道止於南方之強非君子之中也。使虞芮之君一讓一不讓而文王許之是長亂而施奪也無以聽諸侯之訟而立萬民之帥矣。王符有云痛不着身言忍之錄不出家言與之此天下之通弊而山左之人則更有異焉者於外來之客則望之爲伯夷而獨許其鄉之人之爲盜跖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凡口所以言此者蓋爲一二輩修德之口若民下之至誠相愛則中心藏之矣但得反我投陽亦自不爲已甚一切舊書婦語實之勿問此於寬身之仁有餘矣。

與館中諸公書（見文集卷三）

與朱長源 諱樹滋，陝西高平人。

五服老異一部計已送上矣。將卜居敷水南山之麓□□□□□□□□□□冊府元龜一書自隋以前大抵皆吳文不及魏唐及五代多採之會要今新舊唐書五代史之所無者錄出數百條入日知錄等書其元稹等論不敢擅改並貼紅箋於上方。舊唐書誤字則用硃筆改正并補欠十六張已成完書。至於所託十三經廿一史一時未得贏餘幸徐爲訪求俟將來現買可也。

答

貴宗爲周康叔之後令曾祖念劬先生分符濟北去後歌思猶吏之聲自足傳于百代。僕非敢斷一言但一切贊美傳述之文孔子謂之方人謂之務外恐得罪于聖門有損於己而無益於人故寧蹈方命之愆而不敢作也今錄與人書一通

事竟，惟諒之。

與李子德諱因，官翰林富平人。

愚以祁人一事留滯汾州，而家中忽報亡室之訃，病弟纏綿懸望殊切，幸既足喪衛生相從在此，即令衛生喪位成服，朝夕祭奠，於禮無闕。今將以明年四月一往吳下，春暮先至華陰，恐匆忽不能叩宅，然一至必當專信相聞，不知弟無他適否，可先寄一字山老處口之。汾州米價每石二兩八錢，大同至五兩外，人多相食，在此日用之費，三倍華下，至此間風景大非昨年，今冬又值奇寒，終日煤炭中坐，甚悔此一來矣。

與公肅甥（見文集卷三）

又

邸報見一疏，深切時事，其捐納一疏，似必准行，但恐行之而徒爲大吏緣一鑽穴也。吾向在華山，有錢朱夫子祠堂之議，今令據君慨然爲之，轉求作記一通，輒已具稿，幸吾甥更爲闢闢，發至曲折。崇禎報有副本否？若來都門，可得借閱否？陳鼎和諸盛久成，有一二口時語，且不出也。

又（見文集卷三）

與李鑒瞻諱洪，官日口令，山東德州人。

去臘令弟老年翁都中到，到手札，甚感懷切，且知福履彌劬，欣慰欣慰，令弟既待直邇，披執事便可優游林壑，亦人生難得之際會也。又承念及雨公及小兒，敬謝敬謝。雨公改字既足，今從弟問字，二年中便通三經，而小兒以既足爲師，名以

衍生，亦頗諱飾，本經毛詩已完，今節讀五經，素誦先書八股文百篇，意不在竟舉也。趁庭愛學，既已引置莊嚴之間，採策讀書亦多從遊羅雪之下，執事請弟在山東，能有此景况否耶？然弟尙欲爲不備一方之見，今年三月出關，爲請少之備，但不事干謁，行資蕭然，故未得東來一晤也。從弟子嚴今將六旬，連得一孫，今抱其一爲亡兄之嗣，而其父洪慎略有才幹，家亦小康，他日南北皆可遺種，而老身尙健，亦可往來，既荷莊念之殷，不敢不親縷以報也。口于不預薦廣，爲第一可喜事，則星翁已青霄翺展，不煩再述矣。

又（見文集卷四）

與李星來 蘇源，官口口令，德州人。

嘉平接手札，并二詩及論語義，爲之數服，然得無令時賢矚目而視耶？弟與執事別後，有可喜者五事：關中士大夫相迎而弟亦決意入關，一也。不掛名薦廣，二也。關子頗嘉，三也。瓊妾，四也。江南又得孫，五也。詳在屢書札中，可互觀之。今華山有過口近山二處，廣口皆友人所擇，弟尙未嘗經營，而又出爲伊欄，舊山少望大隗之走，今已至睢州矣。都中書至云，當俟薦局稍冷，口口來此，且三數親知俱未赴京，弟此行或卽西旋而未東來也。口旅之口口徧天下，都是我去倅人，而關中却是人家附我，口口日日或與或求，制府幣交，欲屈之至省城而不得，司道至命駕山中親訪，然後營之。頃聞聘使將至，卽驅然下吳，以亦不可口變之意，看此光景，異日似可徜徉自遂，惟俟小兒衍生姻事一定，卽爲向平長往之計。

又（見文集卷三）

與魏 章丘令

蔣山備殘稿卷一

頃至關中，適以制府之招，前赴耀右，東來之期，尚未可下，薄產在彼，既承金諾，必蒙照拂。但劉成志係無賴棍徒，遲遲亦不過一雇工之人，無異使羊將狼，恐此庄向日租銀每年一百六十兩，若安派庄頭辦課之外，尚可寬然有餘，此爲久策。若使委之成志，亦須取一包，曾辦課甘結，此爲暫策。二者不行，異日必以應短見禍，執事一片盛心，不反墮小人之設計乎。及今圖之，猶未爲晚，伏乞垂神。

又

自來關西，再更寒暑，想近社口口頌聲洋溢，三年報最，政成民和，書名御屏，鳴鳥京羅，指日旋之，匪但使侯，小庄向煩清思，惟恐所委皆非馴謹之輩，以致下病農夫，上誤國課。前者疊下書來，聞已換人管理，而未得其詳，頃中懇賜一報音，于尊元少處，俾口猶知彼中清事。今秋當自河東一赴都中，再容專候。

又

奉抄一別，忽焉半載，每領大教，永懷不忘。口以九月二日入關，重登華嶽，且喜羽檄初停，四郊無警。而此中一二賈者，獨有式塵擁錫之風，紛謂之間，將參游驛，未能即返，便羽詔此奉候，章丘久無音問，便中幸囑之留神。

與李中孚

隨園，傳學宏詞，不出，陝西藍屋人。
(見文集卷四)

答陳亮工

陳芳嶺，
晉縣人。

音聞久闊，正在作邊，忽接來札，知近履平善，令祖章君之壽，皆已終事，爲之慶忭無已。此言尼所云孝子之終，而孟子以爲可當大事者也。口矢不爲人作文二十年矣，屬誌銘獨以昔日逢亂之際，曾蒙令祖先生知己之愛，豈不敢辭。已具一

鹽鑪之僊中而來教復託口尊求於當世之顯者，則又自村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未足以瀝九原而傳異日也。今再命之，其致茲後而不出乎。可錢華年月日并新阡某地，一示之。但付達夫舍姪，必不辭流，獨性幽極，送來善下，三千里之程，或未能垂耳。素軍祖送，有闕大禮，如何如何。馬表兄近况想佳，並煩致念。貴地惟予先曾有一字，如永期慶廷，崑良諸君，並無悉否，便中及之。

與王山史

諱弘撰，字無異，薦舉，陝西華陰人。（見文集卷六）

與戴楓仲

諱廷斌，山西郡縣人。（見文集卷三）

與姪公成

名口璿，衍生胞兄，吳江人。

五月一日忽接尊公訃音，爲之驚悼。卽於華陰寓中設一禪祭，率衍生拜奠，仍具菲儀一兩資上。吾姪幸收而致之靈筵。衍生既爲人後，尊無二上，止服期年，其心憂仍二十七月而畢。專此附慰，并啟尊堂知之。
衍生謹識，衍生本生父諱鼎文，字蘭公。

與（見文集卷四）

答王山史（見文集卷四）

又（見文集卷四）

（文集合前答王山史書作一篇）

又（按此篇與卷二與王山史書文略同，當是原本一篇，而謄錄有異。）

四月自曲周還入入郡，言駕已西行數日，甚慰。自今以往，以著書傳後學，以勤儉率子弟，以禮法化鄉人，數年之後，叔度彥方之名，自然干闥左右，豈玉堂諸子之所敢望哉。弟今年涉伊闕，出騎驢，（原作驢）登嵩山，歷大壑，將有淮上之行，而資斧

告廣復抵西河暫憩，未幾，斯夕一堂，良爲慨然。前賓次耕詩及三月十九嵩山絕句，度已呈覽，子德有札來云，聞將特謁先生，外有兩人，弟遂作一書與葉劄者，詔爲阻止，今則纂修之事，屬之舍甥，似可免干物色，其書仍付旣足錄上，與諸中同志觀之。旣足，英年好學，今在尊府，朝夕得領訓誨，弟嘗愧以究心經術，親近老成爲囑。小兒衍生雖極魯鈍，尙未有南方誇慢習氣，幸待之以嚴，勿作外人視也。

答錫荆峴

鵬鵬，睦州人，官江南巡撫。
(見文集卷三)

與陶中友人書 (見文集卷三)

與友人書

日知錄初本乃辛亥年刻。彼時讀書未多，見道未廣，其所刻者數之於今，不過十分之二。非敢沽名衒世，聊以塞同人之誦，代抄錄之煩而已。至于三代之英，固聖人所有志，百姓之病，亦儒者所難忘。竊欲得一治於後王，厚多聞於來學，而六藝之精微，罔析羣言之准博，靡獨記曰：學然後知不足，信哉斯言。今此舊編，有塵清覽，知我者當爲攻瑕指失，使得刊改，以遺諸後人，而不但當爲稱譽之辭也。若乃鄙俗學而求大經，舍春華而食秋實，爲山期于覆簣，祭海必于先河，則區區于同志有運壘漏。而擲諸素塗之夫，不足爲懷流之一助矣。率此布謝，并冀起予。

答原一甥 陸乾學

寡助一事，惟吾甥爲之。吾甥營一室于山下壑內，不任祠中，其築地典守，自有素人。譬如律師，不常居住之事也，亦可知之。章丘庄事託之魏令，且以幣往，復書一力照管，收租辦課矣。但必得取庄頭據狀付來爲憑，而索之至再，尙未寄。至吾

甥到京，云爲我特作一書與之，從提攜資去，而令元少使中取其報音可也。

答公肅甥 陸元文

札中所論，古人有云，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已乎。科場文字之謬此特政之小者，且今日吏道謬而多端，其病又不僅在乎科場也。世有王景略者出焉，而又得如符永固之主者任之，其庶幾乎。日知錄三集想是八九年前的書，已不可用，今所著三四十卷，前十卷詮五經者，已錄送原一，其四書尙未全，而以後所譚興革之故，須俟闡完實錄，并崇禎邸報一看，然後立今之事，始大備而無憾也。熊明府心緒甚不佳，亦未必煩之也。一人自有一人之苦，語曰，今之從政者殆而，如我者却有病中之樂耳，大雲第一字附致。

與弟大雲 陸震

自弱冠以來，論文遺古，斯夕相依者，惟叔父一人，竟作終天之別，每至清風朗月，思之黯然，前託原一環致奠五金，想已到靈筵，而終以未得親詣爲恨，不知今已卜葬否乎？吾雖飄零異地，而文章一境，頗爲當世所推，念叔父生平，吾集中不可無一篇文字，情至之言，又不在臚列也。作狀一通，曾于都門一示白公，爲之出辯，時方撥擲，未便錄寄。今思吾年六十有八矣，餘日無多，豈可不一示吾弟，使焚之於叔父神主之前乎？故特送上。蜀山吳同初，名其前吾兩人好友也，有詩稿一冊在叔父處，吾亦有之而不全，可借與波嘉輝，將其中五言絕七言絕句抄來。叔母想康寧，并祈致問，僑卜華山，將與黃冠僧隱，良晤未期，臨書悵惘。

病起與劍門當事書（見文集卷三）

蔣山備殘稿卷一

空遲屏葛設維坡，
華陰令。

弟至曲沃三日而大病，嘔泄幾危。幸遇儒醫郭自猷三五劑而起，今飲食已得如常。惟末疾未愈，艱于步履，寓郊外韓進士旬公書齋。熊明府來視者十次，倘未入城一拜，其意儘可知。然老年臺柱君之雅，與建祠大事，雖病中未嘗忘也。東原台札下頒，知不日告成，老年臺尊儒學之意，謝矣至矣。下令于流水之原，又可識菴事之精敏矣。口今服絲苓丸，稍有效驗，而邪寒漸逼，未能出戶，意欲求擇一月上丁後吉日，遂至，口必當勉力一來，不知可否，并此附報。

與熊耐菴臨侯，曲沃令。

承辭臺領書之雅，鑒澤甚篤，不謂下榻五日，而忽聞太夫人之訃，為之淒然。但文治未到交代之期，或仍須秋杪也。口于四月十日仍返華下，茂林間館，起看仙掌，坐擁百城，足以忘暑。且候七月中方過沃邑，一切謝和，統容面罄。中秋後擬都門一行，做門人與十兒或可寄留花縣否？三峯之下，弟所願極堪以卒歲者，而土瘠差煩，他僑民貧，非所以為後人計。又恐如今春環縣鎮原之事，風鶴乍驚，關河難越，故東歸而思節足耳。特在知愛，輒敢羅縷，不悉。

又（見文集卷六）

答再從兄書臨侯

開微賭書詞，姪拱微之詞也。筆兄之筆也不啻是而答兄從實也。乃筆書曰：

孰使我六十年垂白之貞母，流離奔逝，幾不保其餘生者乎？孰使我一家三十餘口，風飛雪散，孑然一身，無所容趾者乎？孰使我遺囑數千金，盡供條檣，四壁其非已有一簣，不得隨身，繼粒三春，寄食他民者乎？孰使我天性骨肉，並爾棄喪，克

恭之弟，一日而殄兄，聖善之母，一日而逐^{原作}子，讒人罔極，磨骨未休，怨不殫，傷心最痛者乎？孰使我諸父宗人，互尋隙隙，四載訟庭，必假手於屠而後快者乎？孰使我四世祖居，日謀侵占，竟歸異姓，謝公辭世，不保五畝之宅，欲求破屋數間而已，亦不可得者乎？孰使我倍恩而暴，半價而賣，賈賈然，伍子吹虎，王孫乞食者乎？孰使我一廬不守，寸晷無遺，奪絕水之田，則矯為賣為葬，塞臨川之宅，則假廟宇為齋，巧立奇名，佛圖經聖者乎？孰使我旅人焚巢，舟中竭敵，共赴垂逮於宋火，子膏焚殞于蘆溝者乎？孰使我父母之國，塊若山河，凡我姻友，居停半宿，即同張儉之事，接語一茶，便等陳容之侮，絕往來，廢賓帛，同首越吟，懷其淚下者乎？孰使我歲時蟬臘，伏地悲哀，家人相對，含酸飲泣，叫天而蒼蒼不聞，呼父而冥冥莫曉者乎？夫人生一世，所懷者大焉也，所愛者身也，所戀者田宅膏財也，所與居者婦孺鄉曲也。有一于此，必不忍出，一旦急情之行，而決然與人為難也。暴四者而無益焉，皆知其必至於死亡，則將有激焉而不顧，承來教誨，豈不知弟之與兄分屬同曾，恩切再從，第念人之生也，有母而後有兄，母陷危且死，不得顧兄矣。有身而後有兄，身將死，不得顧兄矣。為我也兄者，則必不為主人也，暴客為主人也，暴客者，則不為我也兄，人之暴客而我以為兄，不得顧兄矣。今兄曰，主持有人，同謀有人，吾無與焉。不思燎原之敵，始自何人，虎頭金鈴，當問繫者，况寶玉大弓，未歸魯庫，扶書名畫，尚在桓玄，苟曰事不繇身，何異盜鍾之戒，且貞母何事，遂同抄^{原作}，即^{原作}貌孤有罪，未至塗亡，共有人心，得無哀痛。伏冀翻然易慮，取之以天，還之以天。^{陳王}但老母得以養終天年，而八口不至填溝壑，其何樂乎與同枝為不竟之離也。昔華元告楚，不憚國精，今計屈途窮，久生亦復何聊，而承命必索報音，敢不具布下忱，仰塵公聽，兄實圖之。

答俞右吉（見文集卷三）

蔣山傭殘稿卷二

與次耕書

謹來（見文集卷四）

答李穀牘

謹啓（見文集卷三）

答廷君文 謹疏

伏讀大集，謬荷推獎，自惟謏劣，非所克當，至與甫章（衍生注，姓計氏。）一書，深得聖人言學之指，而五服異同之錄，當與天壤並存，斯道之傳，將賴之而不墜矣。為久在山左，有濟陽張君履若，淹通禮學，著儀禮鄭註句讀一書，立言皆有原本。近至劉中，謂此地宋之橫集監出諸先生以禮為教。今之講學者甚多，而平居雅言無及之者，值此人心陷溺之秋，苟不以禮其何以撥亂而返之正乎？一時閒談之士，或以鄙言為屑，而整屋李陰君中孚獨以為然，謂以質之君子。年垂七十布衣蔬食之外，別無所求，流行坎上，安時處順，并以三聞。偶有遺倫書二條，并以就正，幸期指教，不宣。

記與孝感熊先生語 謹題後

辛亥歲夏在郡中。一日孝感熊先生招同舍甥原一飲，坐客惟余兩人。熊先生從容言，久在禁近，將有開府之推，意不願出，且留纂修明史，以遂長孺之志，而前詞故事，實未諳悉，欲薦余佐其撰述，余答以果有此舉，不為介推之逃，則為屈原之死矣，兩人皆愕然。余又曰，即老先生亦不當作此，數十年以來所戶分爭，元寶交戰，實有煩言，至今未已，一入此局，即為後世之人吹毛索垢，片言輕重，目為某黨，不能脫然於評論之外矣。酒罷，原一以余言太過，又一手余夏入部，且曰：

幸感修明史事何如。空云蕉老師自問母舅之言，然不提此事矣。近有傳余此語者，或失其真，故聊筆之以視同志。

瑩士茂衍 謹識

萍游四方，聞老先生之高名，亦已久矣。願以草野孤蹤，恐涉未同之嫌，未敢遽投投箋刺，而中心嚮往，願歸依於有道者，不能忘也。乃荷千里馬書，勤勤懇懇，且爲之謀其旅瑣，而助其歸陽，所謂情同金石，義薄雲天，非時流之可企矣。至乃多蒙獎借之言，或是謬探過情之譽，而自揣陋劣，何以克當。矧望七之年，衰頹已甚，有志三代之英，恨未登平大道。不忘百姓之病，徒自詬於空言。予德西來，側聆台指，或且停車留曲，坐石磻溪，得隨巾拂之餘，上經韋編之學，庶多聞于永世，特一治于天行，則畫齒增榮，暮途知勵矣。雖客西河，未瞻郡守，台函相機投之，先此附謝，并俸此居，不宣。

答周翁書 謹案（見文集卷四）

與施慈山 謹閱章 原作山（見文集卷三）

與彥和翹 謹案 義（見文集卷三）

答曾庭開書（見文集卷三）

與陳介眉 謹錫規

前有一函謝或問之惠，想激覽矣。茲刻得下學指南全帙，餘古音書一函，并天生十詩學呈求正。頃者黃先生（新注，之季君主一百寓書于弟，欲爲其母夫人乞銘，讀其行狀，殊爲感惻。但黃先生見存，而友人特爲其夫人作誌，所據狀又出其子之詞，以此堪同，未便下筆，敢祈指示，或黃先生自爲之，而友人刻作哀諒之文，則兩得之矣。音學五書須弟親至淮

蔣山備 殘稿卷二

上，方得改定，今尚未成，其大指則具今書中，并開臨牒不盡瞻邇。

與王山史

蘇弘撰

（按此篇與卷一又答王山史書文略同，當是原本一稿，而體裁有重複。）

四月杪自曲周遣人入都至貴署，言駕已西行數日，甚慰。自今以往，以著書傳後學，以勸後學子弟以羣俗化鄉人數年之後，叔度彥方之名，翕然于關右，豈玉堂諸子之所致望哉。弟今年涉伊關，出驢駝，登嵩山，祿大觀，將有淮上之行，而貴斧皆置，復抵西河暫憩，未獲斯夕一堂，奉教左右，良為慨然。前寄次辨詩，有關中二臣語，及三月十九日嵩山絕句，度已呈覽。國子德有札來云，聞將待聘先生，外有兩人弟遂作一書與奏詞庵，託為阻止，今則纂修之事，屬之舍甥，似可免於物色，其書仍付既尼錄上，與關中同志觀之。既足英年好學，今在草府，朝夕得領訓誨，弟當際機以究心經術，鵲近老成爲囑。小兒衍生雖極膏饒，尚未有南方驕慢習氣，幸待之以嚴，勿作外人視也。弟在此特和縣之吻，西來之期，未卜早晚，六令弟並伸和不及另衷，竊此不悉。

與李湖北學士書

（衍生注：韓天龍集卷三）

與梁大司農書

（衍生注：歐陽文忠公集卷三）

謹啟，關中布衣李若因儒，昔年嘗以片言爲介，上謁庭墀，得蒙一顧之知，遂預明揚之數，在於流俗，豈非至榮然，而此君母老且病，（云云，衍生注，下與李學士書同）

復張廷尉書

（衍生注，歐陽文忠公集卷四）

與同邑葉訓菴書

（衍生注，歐陽文忠公集卷四）

答李子德 （諱因篤，見文集卷四）

臨李漢編 臨濟

弟以三月十日出關，厥增函，鵬維納，登大堂，游大廳，域中五緣得游其四，不惟遂名山之願，亦因有卽府欲相招致，及今未至，飄然去之，鵬鶴之飛，意南而至於南，意北而至於北，此亦中材而處末流之一術矣。轉厓榮宋，北至廣平，距責城三百餘里，僦走忤（原作坪），與令兄先生相聞，今復西游林廣，未卜所稅，青者鄭康成以八十之年，赴袁本初之召，竟卒軍中者，名爲之累也。生平雖復鈍拙，自知身後必有微名，若更求名，必至損名，第五倫錢姓名自稱王伯齊，往來河東，陌上號爲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心竊慕之，然亦未必不來都下也。便羽附候近社，親知中有問及者，願以此告之。做門人儒次耕名案，想得晤言，亦可一示也。

附後 二月間于天生處封上富平令君一字，已覺覽否，原書尙存弟處，以待後命。小兒衍生及塾師俱在華下。弟秋間卽回，承不忘故人，頻寄香丸，此後可付陝西提塘，封在西岳廟報內。

鮑王虹友 （見文集卷四）

惠蘇易公

頃者避地秦中，幸輩上諸公濟其衰拙，覺其素心得免肩旌之召，而做門人潘未字次耕，謝病之後，遂率母入山，不知所往，于木輪垣之志，介挹僭隱之風，昔聞晉國，今在吳門矣。來札悽悽似以弟爲未忘清于利達者，此曾西之所不爲也，而爲我願之乎。關中惟中年一人自痛孤貧國憂，費然身不幸富貴，再辭做薦，竟得食介偉元癯讀，長爲擊拍之人，綺里逃

名，竟作平步之客，可謂盛矣。遠地獨應南引疾，足見高風，即至春明，料必上陳請之表，凡在相知，不當爲之勸駕也。國中
有者，書院之舉，原以敦國體，主其事，然不坐講席，不收門徒，欲盡反正德以來諸老先生之夙習，未知如何。

與郭九芝辭祝（見文集卷三）

與（見文集卷三）

答丘菴文（錄疏）
（見文集卷三）

與徐（衍生注，章正）
（見文集卷三）

山郭劇興，藉重鴻臚，春月政成，飛鳥題柱，引領笑之矣。（下闕）

答徐

使至，知貴治西成得遂，四郊寧謐，爲之色喜，非德威孚格，何以致此。莊田瑣事，仰冀精神，兼以完口種麥，一二爲之經理，
心力交費，龍薄雲天矣。秋杪欲一過廬下，尙容面謝，餘惓惓之令親札中率爾附復，曷望瞻聽。

與葉端初（識方恒）

同華之舉，勞民勸相之政，寓乎其中，杜子美謂毋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郭伯，弟亦謂老年翁欲以一邑之
化，推諸海內，其用心遠矣。謹當率楊仁風，極之四國。夏初可至廬下，憚暑未便山游，更以異日可耳。肅此附謝，不宣。

與書

前歲在大名接到手札，無緣奉復，而弟旋有意外之事，疊起于章丘，禍成于即墨，遂以三千里外素不識面之人，而讀百

邊聞，當時移文崑山提顯寧人，業稱無憑查釋。獨念事關公義，不宜掩匿。又恐久而滋蔓，貽禍同人。故重研赴濟，徑自投到，南冠就戮，區區自失，不惜以一簣障江河，神之聽之，事果得白，證佐之人杜廷蛟既供從不相識，而黃御史傳中並無職名，其別篇中有晚與寧人游一句，亦無顯姓。又審出此書即係去年斬犯就天甫詐騙吳中翰各元萊，鹿友相公之子。之書，奉旨所云海內帶來者，原告當堂口稟，求不深究，不惟辱罵得全，而士林並受其福，此皆上臺微聞之明，蔡君子學號之助，故使乘墮自屈，見頃俄頃，而弟銳身一出，似亦可以慰知己之心，而增吾黨之氣者矣。然非老年臺鼎文書（按此句發蹤一先），豈能行焉無送，履冰不陷，若此之多幸哉。

與書

怨讎離奇，自古有之，至遷怒於一書之三百餘人，而幾起大獄，則非常情所料，區區自失，不惜以一簣障江河，天牖其衷，事果得白。若乃鍾儀繫晉，鄒子囚梁，未識芟芝之姿，靡適正平之刺，而獨蒙垂問，且賜公扶，豈不令黨人之版，慕義無窮，文施之流，向風知感。頃蒙淮保，始敢上書以俟起居，而又有不許遠離之命，是以猶遲明見，先獻近作以副盛心，至于上臺微聞之明，蔡君子學號之助，並足錄之五中。而寬平李天生因篤者，三千星赴友人之急，疾呼輩上，協計憂餽，馳至濟南，不見官長一人而去，此則季布（原作心）劇孟之所長，而乃出于康成子真之輩，又可使犇夫致而孺夫立者也。敢因下交之口而并反之。

與書

去秋舍婦人來，附一函上，戰戰未知微記室否。冬杪鍾山過嶺，具言注存之切，感甚。南面百城，兼有林泉之勝，起八代

之義，而於千利之業，非明於其誰與歸，當不徒流連比興，傳探藝林，爲斯文（原稿無此字）之感事矣。初二，弟子正月四日入都，卽寢一案至三月十六日始結。其適因雅，初有綠書之作，流潯歸汝，更來車雨之迎，至于牽上諸公，無不推轂君子，弘闊情流，但垂折馬之慈，（原籍）登龍之誼。今者山左石田已託之舍櫪，口便于新猷，掛輿南下，小憲淮上，卽去吳中，冀得觀柱下之藏書，聆杏壇之緒論。茲附廣韻一部，近詩二幅呈覽，匆匆百不宣一。

與原一甥

令先君捐館諱虞，我既未得一至，而三年以來，亦未接諸甥音問，乃因急難之際，得手書，知尊堂與吾甥榮念之切，義損惠舍，自念大禮尙闕，受之不當，而遠來又無可卻，聞戒之饒，當隨之與，慙愧而已。安以八月十三日到，九月二十日方得保出，書中云云，所見略同，已一一如示行之。天水亦甚憐此一節，對簿折辨，俱是皮毛之語，而此書之所從來，竟無着落，乃反以不刻揚之故，取怒於江夏，而多方下石，凡當日撫軍止批卷後，與真司徑發府送稿，以至院示取保而不得保，已准保而不得出，皆江夏之爲也，可謂中山狼矣。此事上台不肯據實結案，今又題展限兩月。公輸之來，正當其時，若得言之撫軍，比宋澄嵐例摘釋，庶無牽絆不然，此案拔蔓，非旦夕所能了也。天水本自無仇，釁起章丘藟生，千金被坑，僕以庄田十頃，主唆出此一粟，遂占收其田，及萊兵既卻，而鄆田始歸，今已具稟撫院批行，軍廳正在提究，而此田姑備公廩之名，管轄以爲轉售之地。此處取得本銀到手，方可南歸，至于山東人情，固已不啻蠶蠶。兩方親友，亦未見遷延之數也。秋水寄札，今九日始到。

與書

秋抄一函并赴東詩，想已塵覽。第以九月二十日保出，十一月十日再發。當事頗留心開鑿，而章丘陷書之謬，亦已畢露。見批未審，此皆大君子手就壯拯之功，惟世世矢之勿忘而已。結否尚未可定，駁尤更不可定，局角無期，紹義久微，惟長者垂憫孤根，錫之噓植，但得此中有可倚仗，不至爲土棄魚肉，卽石田十頃餘園轉售，尙得爲首丘之計，敢祈終始玉成，幸甚幸甚，書不盡言。

上國榮叔

二月十五日報國寺寓中見徐廉生兄，備知吾叔近履，其時聲已聞盡語，卽以次日出都，而五六日前于元放姪處先寄一函，遂不復更具啓，行至德州，始知有咨文至原籍遠證，身負微名，事關公義，無避匿之理，千里投到，不惜以一簣障江河，乃其中別有隱情，上下推諉，不能卽審，鵲衣繡服，飢餓福堂，然而公道在人，死生有命。吾叔聲諸親長不必過慮。惟趣公肅速發北轅，則不煩力而自解，其事之顛末另載一啟，在公肅封內，令其送諸甥姪處抄一二通上呈，并與元恭及相厚者觀之，勿勿作書，一切未悉。并希垂鑒，元恭亦不及作札。

答葉端初

撥入署中，未便外出，年兄至此而不得一晤，具交臂失之矣。山右諸公將爲弟樂堂於西河，期以秋抄往蒞其事，以故亟來廐下。昨見續志簡明可觀，足徵政事文章大槩，其如各屬至者未滿二十處，弟職在潤色，須諸公討論成稿之後，方得經目。此時不過借園防爲著書之便而已，然爲音學五書將成之際，早夜無一間晷，所著輿地之書，名曰華城記。其山東一省，乘此之便，旬月可就也。袖寫之惠，敬佩雅愛，謝使拜發，尙添面謝。貴始有舊家寶書者否？如有千百卷之書，可佐名

山之藏者，則當攜置以來矣。舍爾微修一通附覽。

答書

出游一紙，一生氣骨幸未至潦倒（原作隨人而物情日蹙，世路彌窄。追想與吾兄誼誼讀書之時，真是武陵洞口，不可復尋矣。丁酉之秋，啟塗淮北，正值淫雨折沐，下流並爲巨浸，跣行一百七十里，始得乾土，兩足爲腫，寄食二齋。明年客北平。又明年客上谷。一身孤行，並無僕從，窮邊一載，麤糲爲食。庚子南涉江淮，辛丑離蕪杭越，乃得羈縻書畫，蕭從估客。壬寅以後，屢嘗抵秦，於是有僕從三人，馬廐四匹，所至之地，雖不愛餽，而薪米皆出主人，從此買妾生子，費用漸奢，北方生計未立，而南方又整兼顧，微本爲人所負，相知官長一時罷裁，行人構譏，雖囚異方，僕夫逃散，馬廐變賣，而日用兩餐無所取給，十年以來，窮通消息之理如此，又何以爲故人謀哉。

蔣山傭殘稿卷三

與湯聖私 讀在

數年契闊，久無音書，殆不勝渭濱江雪之念。茲仲春八日，乃于渭南接到京邸寄來手札，知道屢囑膝，進德修業，想當與日俱進，第以羣七衰齡，稍希炳燭，而才執事以有本之原景，在方中之地日，其事半而功倍，又可知矣。向有棲歸華山之願，因烽火乍傳，暫居汾曲。近者風鶴稍寧，而關中二三君子重理前說，將建考亭書院，以奉先儒，並爲老人著述之所，第亦欲藉此以作（一作）裘，而北方藏書甚少，購買良難。比來閱覽漸多，頗知揀別，非復羈時之模採矣。今再附書目一紙，求爲

尋覽拙著音統已改名音學五書，以露產之資，付力臣兄刻之淮上，倘需改定，故未印出。先以序目讀正，內諒本音已畢工。又有下學指南一帙，便中索之甯江，即可得也。日知錄續編已改定爲三十卷。前本復有增損，且可勿刻，期于一載之內，南來一奉話言，或有便人至金陵，當今叩宅也。率爾不盡。于遠不及另啓

復陳鶴公（見文集卷三）

與蘇易公

接教以來，忽已半載，想遺履彌歷。比者人情浮薄，鮮能自堅，不但同志中人多赴金門之召，而微門人亦遂不能守其初志。惟李中孚，應國寶，魏永叔，與彪翁，可爲今日之四皓矣。即青主中書一授，反覺多此一着辛苦也。都下書來，言史局方開，有議物色及弟者，弟述先妣遺命，以死拒之。或謂弟東西南北之人，不在元鑄已久，自有介推顏回故事，何必求死，今者西河司馬之公子執門人禮事弟，現入署中，而司馬已具文乞休，意欲來揚邑，懸台臺諫之彪翁，尋鄉村寺院，潛蹤一兩日，冀想而至，不費主人待舍，獨入都，必有調停之法，彪翁既同雅操，必不見拒。又喜素非識面，亦未嘗信憎揚城，都人士之所不料也。倘人寄此，并候延居，報音乞付汾曲東關中書王宅。如薦剡得獲，弟便于七夕後回華山，一指而行可也。率爾手疏，不必向外人言之，并祝。

答潘次耕（見文集卷四）

復遲明府書

恭惟老年臺先生世德淵源，人倫斗極，談經虎觀，東京之士無雙。攜壺窮剡，西土之人感慕。惟茲華邑，正值衝塗，渭水秦

翬，但見哀鴻之羽，拂林夜雪。未逢歸馬之時。幸遇仁君，懷斯遠子，康休疾苦，起獲困于期月之間，獨省繁苛，出大力於艱難之際，真千載而一遇，慶萬井之更生者矣。某其音以明經，曾叨薦剡，衍生注，明臨授兵部職方可，未仕。自從壯歲，便結意于乘軒，況此暮年，益臥清干，漱石。頃者徘徊懸下，偶爾淹留，未審何緣得聞台譔。傳承垂問，感竊交并，然而過泥塗于甲子，空嗟綠縣之年，隨教跡于東西，未恩尼丘之襦，有懷就日，尙阻趨風。謹以所刻日知錄下學指南二書呈正。倘容叩謁，以盡仰止之私，不宣。

復周制府書 卽原奏初

恭惟台臺東國拜表，中朝柱石，洗兵庸蜀，重開八陣之圖，陶世黃虞，佇正三台之座，而猶結精墳典，注意嚴阿，雅歌投壺，祭禱陽之取人，皆用經術，綸巾羽扇，諸葛公之鴻將足見風流，蓋戴除雖縉乎干戈，而根本必先於禮樂，刳穀才優，允合三軍之師，樂羊功奏，行焚一僇之書，未得登龍，俄承遣使，將下交乎白尾，復寵賁乎元澤，此真慈公吐握之風，當亦蘭綺綵從之日，然而江湖下士，丘壑孤蹤，年七十而入秦，非千霸主，抱六經而歸舊，竊慕宣尼，加以筋力衰頹，應酬都廢，居子真之谷口，未入長安，竊私景之茅山，不過白下，並古人已行之事，想大雅必諒其衷，但久企光塵，更叨知眷，寧忘仰止，實切朝宗，桃李無言，已在春風之下，華葭可望，儘從秋水之蘋。伏冀鑒原，曷勝懷以，書刻四種附呈台覽，不宣。

稅張廷尉書

恭惟台臺維嶽降神，自天申保，鴻勳爛若，已光太史之書，燕處超然，益重封人之祝。茲當初度，倍玆百祥，諸魯人黃髮之齡，公徒三童。述莊子大椿之算，春秋八千。敬效葵芹，用禪山海，伏惟鑒迓，可任榮施。別有啓者，鄙人以頽白之年，采山而

臨，下于西嶽，宗祀考亭，前書已陳，無煩贅語。惟恐物情難一，多口易生，疑爲色取行違之人，謂是講學聚徒之輩，則朱子當年尙且蒙譏于僞學，而腐儒今日豈能信信于同人，倘晤撫軍，乞陳經鄙之素。幸甚幸甚，臨楮瞻切，不宣。

與施愚山

聞先生近日奉令叔老允生之諱，循子之訓，諸父之名，傳之禮經，比于生我，而况先生事叔父如父，孝友之論，無間于鄉黨者乎。戴到虔敬，並以從父喪去官，洪武二十三年始定爲不得奔喪之制，則先生之於今日，情雖竭于古人，而勢有所不得爲者矣。頃者又聞修史之命，竊念列女之傳，舊史

云云至聖前之任同館中諸公書

同憶青時追陪歷下，與言及此，動容稱歎，客嗟久之，耿耿此心，猶如一日，夫并煙之葬

云云至宋，同館中諸公書。

與潘次耕（見文集卷四）

與李子德

鴻都特制，似不能辭，然陳情一表，迫切號呼，必不可已，即其不申，亦足以明夙心而謝浮議，老夫所嚮往者此也。今年爲嵩雅之遊，蓋亦梁伯鸞異州之意，語具別楮，目下將往西河，與祁人結此一局。老弟此時居嵩之呼，稍易爲力，而趨行幸蕭然，何以爲計，分外之物，我必不取，惟求其固有者而已。東西二事，執事所悉也。去秋老弟行後，潁陽便無主人，長源謂秦俗最薄，勸吾歸吳，至於再四，今雖暫移華下，其買田結廬，傳山史家計日落，恐不能爲吾主人，其他交與雖有三二播紳，亦未知何如也。惟中學送別，至吞聲下泣，頗見交情，聞美亦親來尋下省視，然吾在貴縣一載，酒肉之外，一無所收，去時惟受九芝十二金，爲雇車之費而已。同官畢竟冒雪一行，拜于墓下，以申知舊之誼。此皆老弟所欲知者，并聞。

與次耕

書局接取中之報，頗爲惜之。吾弟今日迎養都門，既必不可，故水之供誰能代之，宜託一親人照管，無使有戶鑿之歎。不記在太原時，相與讀黃地書中語乎？又歸在京邸，當時一信與嫂姪相聞，即延俸在臺，亦須自往一看。此皆吾輩情事，亦情誼所關，不可闕略也。至于來書所言，已口之爲倡，然賓席未煖，而即出爲大河南北之游，又以以示不薄一方之意，有進於所言之者也。燕青一詩已刻，今又一律寄上，在子德園中，并附嵩山一絕。

與陳介眉

弟今年得一詣嵩山少室，天下五嶽已游其四，遂至河東，歲莫始還。天下生西來，知地震之前，台旌已歸四明，弟有一書并詩本，皆一部留力臣處，恐未徵覽也。旋接惠札，如承眷款，當此世道橫流之日，不有一二君子，何以挽頽風而存絕學，所示萬君學禮質疑二卷，疏理纏滯，誠近代所未見，讀之神往，知浙東有人，然其一卷所論如秦時夏止齋不韋始，未敢遽信，至一卷宗法昭穆諸論，真足羽翼經傳，垂之千古，已錄入五經總論中，更有續刻豈貴地學者近著，願悉以賜教，以因修史之舉，蓋下諸公復有欲相薦引者，不知他人可出，而弟必不可出也。先姚王氏未嫁守節，云云至清之終，與前中語之辭，皆同。今欲始得括擄白金，付姪洪漢建一石坊于家前，曰旌表某人妻某氏之墓，而適當史局將開，則列女之傳似宜甄錄，用是具書于詞林相知者數君，而聯從已行，此書又未達也。年近七旬，且莫入地，先慈遺訓，依然在耳，誓墓之情，知已可以諒之矣。黃先生前年曾通一書，未知得達否，承示庭誥葉安人誌銘，誦之既深景仰，復重感傷，此心此理，臣子所共，今附關中書下詩，同志者可共觀之。并訊員一兄近况。

復湯荆川書

子德西歸拜讀手札，復有一噴具陳先趾節刻，及前朝旌表之概，求入史傳，當已釐合覽矣。承問史事，弟年老遺忘，不敢臆對，但自嘉慶以來，是非之塗，榛然叢亂，姑以目所嘗見之書，其刻本則如辛亥京察記事，瑣事實錄，王公清流摘錄，臚對，但自嘉慶以來，是非之塗，榛然叢亂，姑以目所嘗見之書，其刻本則如辛亥京察記事，瑣事實錄，王公清流摘錄，王鑑審野抄，同時尙論錄，二海遺集某，忘其名，謄書，藉公抄本則如酌中志，劉若愚即汪錄集，幸存錄，夏鼎，餘雜記，史君之類，皆不可闕，而遺數之不能終也。竊羅之博，裁斷之精，是在大君子而已。弟近二十年精力，並用之音韻之學，今已刻之淮上，惟待自往與張君力臣面加訂改。今年至睢，值淮西飢荒，又乏資斧，不果前行。明春當再裹糧東去，瑪馬氏暫有所邀，或于貴地暫有旬月之留。先此附聞，并有馬字一字，煩爲寄往，率爾布候，不盡瞻馳。

留書與山史

弟以淮上刻書未竟，須與力臣面相考訂，而晉中亦不可不一往，故于明日東行，不能口先生歸里，此去計須半載，然聞中州淮甸，在在饑荒，未卜前途何似，與盡而返，亦無容心也。考亭祠堂原一字來言，當事視爲迂闊之舉，當更作區畫，今候備同與子德合力經營。劉太室父母來此者，再同之周覽形勢，亦以竹園爲定，但其費頗鉅耳。三徑雖荒，四松無恙，此歸須另作一番盤頭。家計處窘，世清日薄，而烏衣子弟，若復染尋常百姓之習，則從惡如崩，不可復振矣。特在知己，敢以肝膈之言，陳諸左右，不必向人道也。即若輩甚相推敬，并謝諸德。

與潘次耕札（見文集卷四）

答李子德（見文集卷四）

又

老景宜將今伯陳情表，並註中事實錄出一通，携之領中，在已不得書結，示人，可以開樽面也，以不預考爲上，上至囑至囑，此番入都，不妨拜察，既爲母陳情，則舊雨舊雨，亦不爲屈，雖逢人便拜，豈有周顧顧放之嫌乎。梁公公有心人，若不得見，可上書深切懇之。外又託尊元少千鍾中諸公前贊成，亦可一拜，旁人佐談之言，筆耳勿聽。凡見人仕地危苦之情，勿獨於張之色，則向後聲名，高於聲譽萬萬也。又同年二字，切不可說，說千布衣生監之前，猶可說千兩榜之前，此將將不可解，此靈風氣相傳百餘年矣。亦當知之，至都數日後，據發一字於提，堪慰我。

略師古人贈言之意。書扇奉呈，頃與既足論及君家故事，有可以不死之巨鑒，而必無乞養不終之命，伯一入都門，情辭激切，如慈親之在塗旅，則若不能留，友不能勸矣。骨肉之愛，敢不盡言，亮之。

與李中孚（見文集卷四）

答劉太望

台惠下頌，弟已停狀待發，恐感長者之意，謹此靈識。且初冬即來，何必錢耶。口文，於祠堂僅舉士大夫無不欣成而來教，獨一字不及，豈逆尊當事者之未必能成此願乎。弟暫住河東，以待竣事，一水之隔，可以朝中條而暮華山，若復不果成，則是陽託慕道之名，而陰行逐客之令，弟可浩然而兩歸矣。杜中墳引陶唐近推河汾，是何自待琴人之薄耶。率爾附復，不盡。

與原一公肅兩甥（見文集卷三）

與三姪（見文集卷四）

與原一公蕭雨湖

久滯山右，因有燕颺爲人所竊，怪其吐價語具次，料札中。今在太原，聞父母宅，燕颺之途，相距正等，甚思一見吾鄉，而冰雪將作，不能冒寒而至也。關中僑寓，局面甚小，承貞來此目見，幸子德歸里，相爲之禱，頗專，而彼中官長，紛紜並知下土，雖無切冒，足踐僑寓，已定荒蕪之下矣。念暮年久客家園之計，亦不得不往一視，建坊興堂一札，頗付汝輩者，計已悉之。八月二十日，已奉銀兩行矣。如得及旅力之未憊，幸關河之無阻，一瞻丘壠，並會親朋，亦足以畢老人之願，然屈指此行，吳門當住十日，崑山半月，千墩一月，各處墳墓，皆當展敬，親友歷年存亡，皆當弔慰，淮揚巨下，以至嘉湖數郡，交好之士，皆當過詣其廬。此又得兩三月。淮上勘書出書，復得一兩月。而夏暑秋慘冬寒，並不利于行旅，則必以春去而以春回，首尾一年費（原作費）。當何若。吾自甲寅以後，坐食六年，每年約一百三十金，兼以刻書之役，千墩來物已盡用之，然北方往來資食於人，而自有馬藏，所需不過錫秣，南方則升米壺醪，皆須自買，一倍矣。醫藥買舟，一倍矣。鸚鵡傲友九流三教之徒，無不整切周旋，而久在四方，則自遺之朋，不疎之客，亦所不能絕，三倍矣。官長我所不干，鸚鵡之家，養癰自所不辭，資斧豈宜相累，然則費何從出，設若羽書狎至，一堅偶舉，停閣一時，便有一時之費，又不止如前所計而已也。去年原一書來，我則不暇，今暇矣，何以爲謀。又謂能代出行途之費，若謂取諸官中，恐非吾甥之所能辦。若欲我一見當事，必謗議喧騰，稚珪之移文，不旬日而至於几案矣。或者譏其棄家離鄉，井以爲矯枉不情。又或以子夏不歸東國，梁生不返西州，爲達人之高致，皆未辨乎人事者也。去年兩姪書來，望吾一至淮浦，彼來謁見，然亦須往淮兩三月，而政太已嚴，蕭寺

荒旅必往山陽響應，方可居停，而夏則苦旱，秋則患水，常須遲至十月，取道浦口，乃得西行，其費不能減半。又不如差人取書來勘，每信不過四五金之易爲力也。淮上猶難，而况吳會乎。幸吾甥爲吾燕，籌之以報。來年不能，且須後年耳。

與李子德

潁陽之來，恃老弟爲主人耳。老弟去，則自不能留，亦無爲王留行者矣。况地處僻壤，事事不便。今雖暫居華下，未爲卜築之計。且俟過江淮，再與親知籌之。置事久懸，必須拔去其根，而後泮然東邁耳。秋以爲期，晤言或可待也。今弟處尙少二十金，訂在麥秋，曷已于三月十日出國，先向陝維矣。既足與小兒寓山老齋中，駕果歸來，幸留書于此。如還，不卽來信，使往尋，煩于傳送也。

與王山史

弟以十月七日自華下同潁陽，侍仲和。名宜祥，山史次子。一函并疏廿紙，想已到。知以疾京邸甚善甚善。弟冬來讀易，手錄蘇楊二傳，特囑歸，得共山中之約，將大全認併之本，重加釐正，程朱各自爲書，附以諸家異同之說，此則必傳之書也。建祠之所，形家謂在二泉合流之中爲佳，今仲和力言欲用其竹園，乃在泉渠之北，亦無不可，須弟自往同允塞看定。此事規模亦不可太小，百堵皆興之後，自有助者，莫勿將刻疏送入募化，頻僧道所爲，損吾輩體面，但一二百金之事，弟能任之，亦足以樂周垣，立前堂矣。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今人作事每相反，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既無莖之同志乎？若弟自欲垂後世之名，無繼于立此祠院，苟立之而有未盡善，以取議于人，則不如無立。今爲此者，但欲成吾友之願，且有宋元以來相傳經典之書，不能無所寄託耳。一題錄左，並乞採用，不盡。

附四書，聖人之行不同也。四句，

易 象曰，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又（見文集卷四）

又

接來書及詩，並悉近况，甚慰。今有一詩奉和。孟子曰，是求無益于得也，充有損乎，願執事之益堅此志也。建祠之費，謀之江左，去人未來，弟今先出臺金，代爲搦始。一二當事亦有樂助者，期以必待興工之日，廣衆之庭，方敢接受，與工者，衆資之費也。然而多口紛囂，有不欲弟與君共事者。又有貽詩阻止者，爲皆不聽。然弟將有江南之行，一去則瓦解矣。是以汲汲爲之，欲以款丁安神，而樂垣臺堂，須百五十日，塑像裝飾須百五十日，爾時執事與天生定已旋里，若雖離在祖生之光，而成佛自居靈運之後也。來札云，不可小就，甚合鄙意。若苟且草率，真無以愜四方觀者之心，近無以輯同鄉議者之口，則不如勿爲。今將圖樣呈覽，但有一百金可以先成肩垣及祠堂，其後次第爲之可耳。至弟一身且未次卜居，祠中亦非可居也，擇地二處具別紙，待江左信至即興工。弟今來華下，欲待口又老過一晤。令姪北上先寄此。

啓

尊指具達口遲公，雖被字號誤，時爲誤令。想即日登銀矣。程丁比務多籍貫，弟惟進稅一語，無貽四方觀者譏議而已。規制一幅呈上，雖出鄙見，亦參中學天生仲復諸君之論，幸詳閱之。如有不合者，亟爲教示，當聞議而從，若作者不合此式，而或竟啓於弟，弟不任受矣。更有請者，官以主管臺臺入衙，書以臺臺真逸自號。若欲舍此而另求地，則適以犯衆口之難，黃尤

斷斷不可也。

與李子德

華陰王紫垣名斗來一書，當平趙兄名告來一書，並尋醫否。越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在華下會口，又雨，次日即至華州而渭北草竊絕，竟不能去在州別駕王君署中度歲。正月二日始至歸來，欲一至宅叩辭老伯母，會北山多虎，仲德力止無行，乃紿道自邈州至同官，拜覲老師之墓。二月七日東裝，履星啓行。十日至山史宅中，冀住，仲德尙欠百金，期此月之杪，知老弟垂念之切，故遲遲奉聞，知老弟爲我用情無不周至，然此中別無所入，如憑今日護身錦用，可謂至矣，而來此十月，費八九十金，不爲長策，何以善後，誠意又不欲管人之慮，然則邪縣之吻，豈能置之勿問，承教今春，然完，今將親往以驗此言之信否。彼札云，其中曲折，已面白之天翁先生矣。愚謂此事老弟能管即管，不能管須亟推開，無徒與彼爲難口，梁肉之資也。至於山左之產，今日尙值千金，謂其地糧食甚貴，或亦可售之。時有同薦金君，熟似名屋敬者，與韓元老至邇，曾在章丘縣墓中，間亦可一問，并代致謝念。

人有從建陽來者，訪得縣東園有賣卜橋，橋邊有謝疊山先生祠，命工畫之爲圖，而做西湖岳祠秦檜之意，添一木偶人，荷鐵枷跪于中庭，題曰枷號罵人殺人犯人名魏天祐。（按此篇失題，文亦殘闕）

蔣山僧殘稿卷三終

附錄校勘記

茲以殘稿校康熙刊本亭林文集，條寫其異同如次。

蔣山傭殘稿卷一

與館中諸公書 見文集卷三，題作與史館諸君書。

立後訓子，
殘稿脫立字。

巡按御史王公一馬具題，奉旨旌表，
殘稿一馬上有諱字，旨字跳格。

謂不幸曰，
殘稿不幸下空二格，當是災武二字。

當日間闕戎馬，
殘稿脫間字。

又得諸公以卓識口口膺筆削之任，
殘稿卓識下作宏才二字，膺上有而字。

致慙陳哀懇，
殘稿陳作誠。

卽千載之風教矣，
殘稿孰作秋，下有張傳一通及光年口疏劄，並在總裁口葉口張兩君函中，因乏謄手，不能備呈。

并祈鑒頌，三十餘字。

與公肅翊 見文集卷三，題作又（與公肅翊）

則衰伯與有樂施矣。殘稿與上有亦字。

至劉死一人。殘稿王子作或言買下有前聞駁不敢信，因乃得其實，口有口口遺事寥寥，可想而知其人也，二十餘字。

故先以修祿一議附覽。殘稿疑作正。

譏諷之外，所論著大抵如此。殘稿疑作九，著上無論字。

或以之勸齊梁。殘稿勒上有而字。

又見文集卷二，題作與公題易書。

時事人情大抵如此。殘稿下有安益有澄清之日乎八字。

憶昔時邸報。殘稿脫邸字。

以修辭別體一部。殘稿別作私。

吾自少時先王父朝夕與一二執友談論。殘稿少時下有記得二字。

趙居拱聽。殘稿拱作耳。

此雖舊世公論。殘稿論作事。

以說好事之騰口也。殘稿事下有者字。

又與李霖贈見文集卷四，題作與李霖贈書。

猶執丁生。殘稿此句前有西行以後得令弟年翁書者四得執事書僅一而已引領東臺我身如何既有令弟且在
爲坡而耶君等制正值秋闈折桂之時優遊家園無營無競此天之所以爲厚於世德之君子也美之誦之弟七十六
字。

前歲曾蒙青盼。殘稿盼作盼。

此間風俗大勝東方。殘稿此上有至字。

亦有安土之懷矣。殘稿下有詳在星翁書中可互觀之東西殊遠未得專人馳候往來估客亦復難得好首仍付京

師轉寄爲便二十八字。

又（與李星來）見文集卷
三，題作與李星來書。

今春薦剡。殘稿此句前有別後止得去秋一字及託廣平路世兄事役東來而僅合銜一帖見報殊以不得書聞爲

恨然知起居節適南面白城良朋彌座留連風月搔癢詩章而長君匡允積嘉忭叙二君英臆繼起季子亦諳詩舞幻

時矣秋闈折桂旦夕俟之昔此中不得山東錄耳九十八字。

未知然否。殘稿下有微庄託孤令君料理聞其已遂劉成志而換新僮之人未知近日光景如何幸詳示之仰若年

翁想康健弟年衰目病不能作書深冀啟可互福之五十六字。

與李中孚 見文集卷四

衰疾漸侵。殘稿此句前有前書欲寄李雪木而題嗣已寫過遲令若來過云當爲致之竟得回音亦不知邇門者何

附錄校勘記

人也，天下近履彌海，實里自息兵之後，生聚稍得如前否，口五十七字。

未嘗求人，殘稿脫人字。

貴須五倍，殘稿下有親朋乞假，復在其外，八字。

以此徘徊不果，殘稿下有然則關中河東，路無木了，時行則行，列無牽跬也，山失已于三月中南渡，蘇杭須明歲款

冬可回，乃三十八字。

華令堤君謀爲朱子祠堂，殘稿華令堤君下有託人致意四字。

弟亦以四十金佐之，殘稿四十金上有離臺之贈四字。

不欲再起書院，殘稿下有此時民風不美，若有餘房二間，便爲賭博之場矣，二十字。

淮祠中用主像，殘稿中下空一字。

委作詔文，殘稿又下空一字。

顧念先妣以貞孝受旌，殘稿念下空一格，空格下有之字，受旌下更有其事已表曰于三矣，仰聞執事十二字。

願使舍姪千墓旁建一小祠，殘稿使作俾下有而爲不肖子孫百方阻撓，如繼如毫，十四字。

日夜痛心，殘稿下有向末（原作來）白之足下今承命諱切再三，遂不敢匿其情，十九字。

則時乎有待，殘稿下有做點一年無正官，得一中材便可主其事，十六字。

必鄙願已就，方可泐筆耳，殘稿必上無必字，泐筆上有爲人二字，下有曰且下暫往河東，奉主有日，仍實至此，備述

春融，實一覽杜田終聯之解，升即補歷氏下其初以關訓為悲也四十二年

與王山史見文集卷六，題作親友入防安書。

癸武年五十九

殘稿，癸武二字作結格，九作三，下有趙西河之鳳，五字。

未有繼嗣

殘稿下有及辛亥歲年五十九，八字。

流之診脈

殘稿，流作俚。

遂于靜樂真之

殘稿下有特其筋力，衛壯，遂于求字十字。

立廷議定

殘稿作會江雨有立廷衍生之議十字。

而可以為君子者乎

殘稿無以字。

憑無以應也

殘稿憑作憑，憑作答。

得一子已成重而天亡

殘稿得上有竟字而下有復字。

究同於伯道

殘稿同上無究字，道下有矣字。

猶當以為戒

殘稿以下有此字。

故舉此為規

殘稿故作取。

與戴楓仲見文集卷三

至于在郭無怨

殘稿脫無字。

附錄校勘記

不為吾友願之也。殘稿下多隱別慘慘。堆此藥石，惟原其意耳，幸甚，十五字。

與凡文集卷四，應作
與八書二十五。

君子之壽學

殘稿此句則有自丁酉至今二十五年，不奉德旨矣，毋勝歷山川障塞，恨不與知已同之，而遙想鐫款

之間，出而求賦，如在天惟又前不寄書，當在蘇湖錄之鐫冊，被盜失去，遂不知道駕所駐，而問津桃源，不可得矣。今秋都下人來，乃連接二書，備悉素履無恙，從游同游，多房社之鄰，則已不勝喜外，而展讀大集，歷數今昔，垂念故人，而恐其異日詩文之不傳，又何其感然也。然居二十年來，則有進於是者，一百四十字。

其自五十以後，殘稿自作自年。

向時所傳刻本，

殘稿無向時二字。

乃其緒餘耳。

殘稿下有今在學下初經夫子洞室以表當年答子靜書中填意，而此中荒涼特甚，僕亦欲一至江左

省墓，並為元妣建祠，不知行臺定在何所，老年未必入都，而音問不隔，共得時惠數行，于二舍甥彥和處，便如承警咳矣。近詩六首書一通附正，八十九字。

望王山史 見文集卷四

或謂古人勝者皆姪婦，

殘稿人作之。

然記曰，殘稿然下有今人以此為賤者，不過本其緒餘之身續而亡，續與壽有時而互為輕重，二十八字。

而况五十餘年之節行乎，殘稿下有有於其二字。

當不盡以仲復之言爲然，殘稿然下空三字。

期而焚之，按殘稿此篇末止于此句，自先祖有一致以下，至謹復云云，別作一篇，題作又卒。

又見文集卷四，文集合前答王山史書作一篇，與殘稿異。

其亡也，葬之域外，殘稿其作而上下無也字。

以報其五十餘年之苦節足矣，殘稿下下有使民德歸厚，敬服敬服，九字，無足矣二字。

答楊荆岷 見文集卷三

至於續宋一公若果不以令終，殘稿類誤作類。

實如來證以其錄爲止耳，殘稿無耳字下有適有使人往誰，率此奉報，升爵勳，十四字，又集無，文集此下原有自

萬歷以還，至是在大君子而已，諸句，殘稿別屬復劾荆岷書中（按文集未收）不在此篇之內。

吳關中友人書 見文集卷三，題作與友人論服制書。

吾不知其爲情乎，爲文乎，殘稿下有如其文而已，則關中之士大夫平居無服之時，尚許子之所謂笑冠而加索

者，而曾是以爲幸乎，三十八字。

璽之爲言，殘稿實上有然字。

酒起與樞門當事書 見文集卷三

如人主於其臣，殘稿主下有之字。

附錄 校勘記

而於此任已不可謂無尺寸之功，殘稿於上有其字。

是天以爲捐貲任事，而不遽放歸者也。殘稿作則是白姪係留，而以姪言之勉勞者也。

又敢忘於其職乎，殘稿敢作可。

目見鳳翔之民，殘稿目見下有晉人偷耕游獵，將銀放與十字。

舉債於權要，每銀一兩，價米四石，殘稿作一兩要麥三石，一兩要米四石，十二字。

此尙能支持歲月乎，殘稿乎上有否字。

無虧于國課乎，殘稿課作計。

然恐不能行也，殘稿作然此必不能行者也。

救民水火莫先于此，殘稿下有使小民得以存其生，而事可次第舉也，十五字。

病中已筆之於書，殘稿病中下有思此二字。

比讀國史，止統中皆建右地政李珍等官繹本，得銀若干萬，殘稿作及讀國史，有止統中建右地政李珍等官繹本，

得銀若干萬之書。

則昔人有行之者矣，殘稿無人字。

又（與熊耐菴）見文集卷六
越作與友人謝往敬書。

竊歎之人，殘稿此句則有昂已移至坡下，韓公宣，即句公，諱宣，已美進士。 齋中，蓋十二字。

立爲課程 殘稿課程二字互倒

答俞右吉 見文集卷三

所論春秋諸家及明文定作傳之旨，
十五字。 殘稿此句前有接字，當知先生所以設證之意甚高，而袁鈍之資無以充副，

劉氏之權衡意林並有其意， 殘稿意作香。

未得會粹成狀， 殘稿脫會字。

未知合否， 殘稿未知上有然亦二字。

祈爲正之， 殘稿下有至乃向日流傳友人處詩文，大半故削不知先生於何見之恐不足細問也，音經留京路未到，尙稽訓答附錄與做人一詩博笑，此際郵簡以紙爲便，肩則難携也，率爾附復，曷勝馳企，七十一字。

蔣山傭殘稿卷二

與次耕書 見文集卷四

今本誤爲底字， 殘稿誤作訛。

答李崇淵 見文集卷三

常嘆有名不如無名， 殘稿此句前有卷末兩接張函，著作承明，始書金匱，目不復平生所學，太夫人暨令兄先生

俱提稿，弟老矣，自舞，家之年，即已飄失，嘗閱邸報，世間之事，何所不知，五十年來，存亡得失之故，往來于胸中，每不能忘也。中道憂息，不廢學業，稍有所窺，八十九字。

關中諸君有以巨疑故事言之當事，殘稿當事二字作督撫。

今人所求者當世之名，殘稿名下有也字。

豈得為開拓萬古之心胸者乎，殘稿下有介肩，允頤，度莊諸年翁，並不能專核，語不及之，為榮然一笑，天生北上陳

清，寄此數字不悉，三十五字。

答周繡書見文集卷四，題作與周繡書。

音信闕如，殘稿信作訊。

輒布區區，殘稿下有二作燕丹論甚佳，草此附復，專公先生并希致候不盡，二十一字。

與施越（原作山）見文集卷三

進學之傳，殘稿此句前有十月十九日之書，沈園潰雨，至二月八日，乃得接讀，二十餘年之交，宛然如昨，素心高詣，

不可於今日崖途中求之矣，現履無恙，令叔老先生年逾古稀，康寧好德，萃於一門，此亦人生至樂，孟子所謂王天下

不與存者，若使屬身館閣，將等大隱之名，政恐同盲田園，不免小明之譏，乃知半年京雒，繼塵梁素，未必非天之所以

悟賢達，而增其德慧也，至于一百三十五字。

日，論諸聖人之語錄也，殘稿無之字。

有便人可往取之。

殘稿下有但詩紙中何須改刻七紙，總於止月發去，稍遲取之即全矣，勿言亦可得，其言論唐詩

正古晉表二書，再待一年以後，竟以專札與力臣相連爲便，北游詩于舊篋中，間得一本附上，弟已移寓華下，嗣音可貴華陰報房，大烈領教，附謝，令耶學業何如，并聞不悉，九十九字。

與彥和燭 見文集卷三

文中有鑒語二字，殘稿無一字。

方爲合式，殘稿式下有也字。

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殘稿不根作套語，第下無也字。

答曾庭聞書 見文集卷三

殘稿題目後低一格別有來書有三徐鼎峙朝班，他人兄弟者，何欲長呼近顧，攀援以爲生，何難爲先生擇一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家之乎等語，變行小注四行。

南徐州別三十六年，殘稿州作二，三作二。

况靈鄙如弟，殘稿作鄙哉，經經如弟。

不問本壇之字，殘稿下有若乃杜予美飄零奈獨而填土錄事不寄草堂之興，風斯下矣，二十四字。

然一生所著之書，殘稿然下有而字。

而未嘗取諸人也，殘稿下有因知己之愛慘惻且聞及至家之事，誠復縷縷及此，二十字。

附錄校勘記

五一

努力加

文集加下腭發字殘稿發字不脫努力脫力字下有臨發可勝翻柱大字

與李相北學士書見文集卷二，題作與李相北書。

關中布衣李若因爲

殘稿此句前有謹啓二字。

雖血匪關

殘稿關字跳一格。

伏惟執事

殘稿執事作老先生。

輒敢通書輩下

殘稿輩下字跳一格。

布其區區

殘稿下有伏惟梓魯四字。

僕張廷尉書

見文集卷四，題作復張廷尉書。

華下有脚氣舊事

殘稿此句前有得拜瑤函具承隆汪頃者雙龍出水乍當乖剌之時以致三匝依板頓起南飛之

念既荷白駒之賦遠道相語坎上流行元無固必况五十一字。

有斷斷不爲者耳

殘稿下有奉此附候並謝禮切不宣十字。

與同昌葉劄荅書

見文集卷二，題作與華劄荅書。

已而中止

殘稿下有道義之雅莫逆于心可以不識十二字

謹此奉聞

殘稿下有伏待台命臨書頃切同館同鄉諸公並云示之十八字

答李子德

見文集卷四，題作答李子德書。

足下乃欲稱吾名於士大夫。殘稿士大夫上有今日之三

輒相推重。殘稿推重作褒誦。

則所以全之者大矣。殘稿下有先此當年大節，昭耀三吳，讀行狀之文，有爲之下泣者，老弟亦已見之矣，他人可出，

而不孝必不可出，老弟其未之恩邪？昔年封孝感之言，老弟曾述以告關中之人矣，平生之言，豈今日而忘之邪？若果有此舉，老弟宜力爲我設阻止之策，并馳書見示，勿使一時倉卒，而計出於無聊也。至於做鄉之人，有微詞不可者，此如張雨農之于馬右贊，乃莫大之恩人，而老弟又與斷之爭，豈非又一右贊邪？關中人述周制府衍生注字彙初之言曰：天生自欲赴召可耳，何又力勸中爭，至詠之以利害，殆是靈伯玉所獨爲君子之意，竊謂足下身躡青雲，當爲保全故交之計，而必援之使同乎已，非毀其晚節，則必天其天年矣，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于老弟乎望之，二百五十六字，又另行低一格有後附昨江雨友人書來，讀同學二字，起於周介生，相訂除之，并讀我書，二十餘字。

與王虹友 見文集卷四

流寓關華，

殘稿此句前有丙辰夏，于長安邸中相對一月，念之不忘，事公近履想屢隨，皆一代菁英，歸然猶在百

年就見，當有其時，而賢昆季棄衣重帷，備君子之三樂，此具今代之罕儔，士林之數美者矣，六十九字。

驟然如何，殘稿下有伊人書來，附此奉候，一札可以互觀，向錄拙詩，勿付選家，頃已多復改削，另奉讀止，今附近作

一首不悉四十字。

與鄭九芝辭祝 見文集卷三，題作與友人辭祝。

昨見子德云，殘稿昨作原，云上有則字，前有則承面語，欲得得相，量集台命，謂特新原，十七字，

著論次廢此種，殘稿次作欲。

與 見文集卷四，題作與友人書二十四。

頃者東方友人書來，殘稿頃作前，前有延府多擾謝謝頃大局已疏薦七八，其欲出者五人，不出而姑爲此一薦者，

二人三十一字。

何爲其莫之知也，殘稿之知作知子。

則吾末之則矣，殘稿下有念知已中惟先生可與言此，聊布區區，十五字。

答汪君文 見文集卷三

遠惠手書，殘稿遠惠作照讀。

向見五服異同之書，殘稿向見作藉者讀。

已相款服，殘稿相作爲之。

自有定見，殘稿目上有有中二字。

而仍以望之君子也，殘稿下有答反論母服一書附錄，守其拙陋，與近儒之見，頗有不同，伏惟教訓不宣，二十八字。

蔣山僮殘稿卷三

復陳壽公見文集卷三

出陝西來

殘稿此句前有側盼瞻名有年於茲矣而未得一瀟湘鮑君亦不緩書函過河之處正不能忘而遠阻且

長未免於詩人之數也四十三字

得接賜札

不致致百慕一曲

殘稿故作耶

率此報謝

殘稿下有生無寸長惟首謝一事似有所得今附與天生一書呈正不宣二十四字

答稽次耕見文集卷四

此語未嘗虛耳

殘稿下有吾弟可爲詞之堪骨字來關中人述周繡嘗之言曰天生自欲赴召可耳何又力勸中學

至諫之以利害而繼之同出殆是璽伯玉恥獨爲君子之意易曰五十九字

或出或處

殘稿下有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彼前與我書有勿遽刺席之語若然正當多方調護使得遂其魚鳥之性

耳豈可逆廣我之有言而迫以降志辱身哉况五十四字

白之知交

殘稿下有至於管籥一詩已焚稿矣五月至黎城一札想到是月之末遂至西河不意司馬劉君到任甫

一月而已閉門乞休可謂避者其子進士君才藉執弟子之禮迎我入署或當少留以聽滄息吾弟有書但付提燈封

入粉屏報內并示現寓何所以便直達還一兄弟何時入京亦可及之二百八字

前札中勸我無入都門

殘稿札作字

附錄校勘記

五五

何日忘之。

殘稿下有彼地有舊臨儲楊若

衍生注，名端本，字樹滋，號臥東，華陰人。

與我新交，似在李王之上，但衍生質鈍，未知能讀書否，以此尚未結婚，既足亦欲執經北面，吾以四席在元，須俟行時力愛此禮，今欲留之關內，而身一爲淮上之行，以竣

五書之刻，然貧斧缺乏，未卜早晚，統俟嗣音悉之，九十二字。

與播次耕

見文集卷四，題作與大耕書。

一旦爲畜養之雉，

殘稿一上有而字。

不華累之也，

殘稿作既已不可諫矣。

目今以往，

殘稿作昔日欲糊口四方，非術其才華不可，今日十六字。

虞銳守拙，

殘稿銳作錄。

孝標策事，無修博聞，

二句殘稿無。

明遠爲文，

殘稿明遠作鮑照。

孤幾免於今之世矣，

殘稿作則不至爲龔生之天天年矣。

若夫不登權門，

殘稿登作入。

不涉利路，

殘稿作不居間公事。

芟又不待老夫之權權也，

殘稿下有吾之行止，悉如前札所言，今已盡取安德書裝，西入壺口，吾弟見人不妨說吾

將至郡下，至此時讀事，不得不以逆旅爲家，而燕中亦逆旅之一，非有所干也。若塊處關中，必當當局所招致，而受其

籠絡又豈能全其志哉。今在晉中固爲口然口書思之反一途耳。九十餘字。

東晉水耕札 見文集卷四，題作與六耕書。

展讀來札，殘稿讀作誦。

以六十有七之人，殘稿此句上有吾今年六十有七，七字。

又當年牛李洛蜀之事，殘稿格誤作期。

追論朝庭之政也，殘稿無也字，下有往日對孝憲之言，鄉人主所共聞，十四字。

此不過陳事之二三也，殘稿下有此札可與陽晉公蕭觀之十字。

答李予德 見文集卷四，題作答于德書。

老弟雖上今伯之章，殘稿此句前有藏鳳周，接二札，甚慰，悉所寄曲周書尚未到，可遣人索之。王中翰名即宇文

虞，三十一字。

以我度之，殘稿我作吾。

尤爲知己之愛也，殘稿無也字，下有舉洲，曉村，一代豪傑之風，何人不敢比也。自洛上至壺口，適別魏李君家，有人

北上，附此申候，既是與小兒衍生，詒允憲兄，衍生注，名弘輝，好管，今山吳已歸，可無西顧之慮，目下將往汾陽，借王中

翰郊園度暑，距祁不里，便于提人往來，所論再入都門，因薦局未冷，稍欲自重，必不得已乃爲此行，亦須借一名色，容

侯讀報，次辨切磨同事，願加提挈，昨有札來問吾史事，語以學業善忘，一切不留，同榜之中相識幾半，其知契者愚山
前生注，烈曉，馮鑑，汪瑞，竹培，志伊，吳任，阮懷，高餘，孫友，駱紹
遺四章，以目，須不能多作字，旋又無人代筆
初為道念，一百九十字。

與李中孚 見文集卷四

有殺身以成仁者，殘稿脫成字。

而死之不足以成我仁者，殘稿我作吾。

故復藉此愚告，殘稿下有伏冀轉圖之，竊送役至華下十一字。

別有札與憲尼，二殘稿別字作另當憲尼下有社兄二字。

曠其齋望先生也，殘稿下有不宣二字，書末另行低一格，有今日所冒者，小不廉之名，他日所免者，大不違之事，

二十字。

與原一公肅兩甥，見文集卷三，題作答，原一公肅兩甥書。

若至吳兩便領吾信，殘稿下有而書記知客，亦須常設兩人，十一字。

而曰吾爾皆同聲氣同患難之人，殘稿無同聲氣三字。

爾有鼎貴之期，可無堪狂之誼，殘稿作爾有鼎貴之期，便其同人之極品。

因窮實荒，殘稿下注云，字即公歸之歸。

亦所以善爲吾賜地也，殘稿下有幸爲熟壽，不憚再三往復，十字。

書後另行低一格有，附作書未竟，念及定素之子，亦吾甥也，古人舊館旋診，一飯必報，知親連肺腑，少長周旋者乎，可堪愛及之，勿忽勿忽，四十五字。

與三姪 見文集卷四

然吾亦須自買堡，中書室一所。殘稿下有堡地甚貴，一間之地，價須六七金，又須買十六字。

爲發殮之計，殘稿下有而山左右鑿五百金膏藏樞仲者，爲其子鑄去，納教諭之職，以此提舉見附，尙未有就，然三十四字。

實與他皆不同，殘稿下有我在此墳逆候請至蘭州而未往，川督周讀至西安而亦未往，華陰本邑令君選維親來，

我僅差人叩頭而已，此皆得之蘭中士大夫之指教，王季赴京，復有觀名澤源，字太鑑，楊名堯，本二紳爲之地主，七十餘字。

終日服釧，殘稿釧作鉤。

固不能久留於外也，殘稿下有淮上之行，且書後令蘭中惟涇陽三原兩縣人口爲揚州人聲氣不同，按此節字知故疑有因誤

南貨如紙筆之類，多不可得耳，聊作此字與三姪共觀，亦可與徐氏三聘之書互看，語不重出也，青二弟一詩并家報想已到，今有嵩山二作，附書于左，八十餘字。

圖書集成

又

山溪王山史見文集卷四題作與王山史書

速爲措辦可也

殘稿無可也二字

